从红日高升到夕阳垂落：毛泽东“神坛”语迹的盛衰荣枯

夏　　　　刚

以笔、枪维权君临神坛的秘密：操纵话语权的头脑风暴

“毛泽东时代”在国家层面上通指从建国至毛去世，在党内范畴则始于党章写进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共7大（1945）。毛成为党魁是1943年3月出任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而1938年11月6届6中全会后张闻天就奉共产国际旨意交出了总负责权。

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权延赤）问世的1989年，仿佛预示着2年多后的“红太阳”热[1)]而冒出新神话，称中央警卫团番号“8341”应验了享年83岁和治党41年[2)]。这一牵强谬说[3)]忽视了1993年12月26日生的毛天寿实不满83，比该虚岁更离谱的偏差是1935年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未授予他党、军的指挥棒。41年充其量可算遵义会议7个月后的沙窝会议上取代周恩来为中央军事总负责，但从掌握党指挥的枪到倚仗枪演进至指挥党又经过了3年，故严格地说是近38年较实事求是。

毛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25日）中，“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在2003年10月中国首颗载人飞船遨游太空后显出先知。38岁的宇航员杨利伟恰生于该词创作的翌月，培育这位飞行员的中共军正逢其时的38年前草创于井冈山所在的江西。38还有与毛揽权相关、场所亦在赣的奇缘：1大开幕的整38年后的1959年7月23日，8届8中全会（7月2日－8月16日，庐山）期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怒斥彭德怀，对党内民主的践踏打开了恐怖统治的祸匣。

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中就宣称要“独裁”，对“当代秦始皇”的称号也照收不误[4)]。凌驾一切的极权的事例不胜枚举，如1967年蛮横压服“2月逆流”后，无视党章规定而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代替政治局、书记处主持党、国日常工作，总理听“夫妻店”女老板江青传旨后唯命是从地把主持席位让给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5)]对数百万解放军严控到调动1个连都需军委主席批准[6)]正是独自裁决的极致。

毛时代在执政方面有一历史记录：总理在任26年超过郭子仪所创的宰相最长的24年。那位4朝（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元老“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旧唐书・郭子仪传》），周恩来却因反冒进触犯逆鳞而于1958年被剥夺国政决定权[7)]，斐然功绩和众望所归反被主疑盖功而屡遭敲打。既不得不倚重又摆弄于股掌之间的扭曲情结和微妙待遇也可谓奇观，“圣坛”[8)]对“神坛”伏首贴耳堪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世纪全球独裁者中在时间跨度上能和毛并论的不多，不外乎1924年起君临苏联29年的斯大林、1936年发动反共和政府的兵变而于内战后统治西班牙36年的佛朗哥、1948年朝鲜建国后凭仗“先军”（军事为先）总揽“家天下”46年的“先君”金日成、印度尼西亚1965年政变后上台而民选总统在任期间（1967－98）为世界最长的苏哈托、于1959年和1969年武力推翻政权后在古巴和利比亚享用个人崇拜至今的卡斯特罗和卡扎菲等。治理实力相当之国达1/4世纪以上的少数寡头首领中，居数亿国民顶点的毛之“独坐大雄峰”威风尤突出，50年代其专机活动时本土全域禁空让道[9)]就未闻于另几位

铁血独裁者。

毛—周的“皇帝—宰相”型组合对应乾隆—张廷玉，其前仕康熙、雍正的张是盛清元老，其“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韬晦却未能避免最终被异族主公挑礼受贬，毛1973年指使政治局扩大会议围攻周“右倾投降”也证明伴君如伴虎。乾隆在位60年后又当3年太上皇而为实质上超出祖父的皇位占据期间的中国之最，以远征武功自称“十全老人”的这位风流天子的文武双管齐下，有助于诠释毛靠枪杆和笔杆长期维持权势的秘密和基因。

《沁园春·雪》（1936年2月）的评说折射了自身理想：“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5个月后从周边包围中央的佛朗哥打出长枪党独裁的天下也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生、死均晚1年的毛却不像他而拒任大元帅。毛不放先于党权得到的军权而未必偏向“先军政治”，高出古今中外诸多首领之处毋宁在兼备“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10]。毛不乏军事家才能却毕生不带、不放枪，在中共首届领袖陈独秀任教授的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经历就有象征性。其时馆主任是另一位建党的思想导师——李大钊教授，因之不妨原创“书刊堆里出中共”的假说，中央决策以陕北为长征终点的契机也是偶得报纸才知有刘志丹部根据地可汇合[11]。

张国焘描绘同出席1大的毛是健谈好辩、未脱湘人土气的白面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未必高明却具有相当丰富的常识，闲谈时爱设陷阱而当对方坠入自我矛盾的窘迫便得意地发笑。[12]毛确有“山沟里的马列主义”[13]、“湖南骡子”[14]和大知识分子、语言大师的两面，在张势力圈召开的沙窝峰会上顶住了其增权要求，除占有正统的优势外也要归结于据理不让的强势。他建国后度过权力危机的杀手锏是要挟上山打游击，[15]为教训效忠林彪的总长黄永胜而棒喝“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16]，而1973年底他提名邓小平出任的解放军总长本质是文官[17]，不似佛朗哥被发落下岛时被削职的总参谋长在世界上多属武夫。未能乘中央红军危弱得势的张国焘反被逼出局，就是败于毛运筹帷幄的文攻武卫。“文革”内战中推出“文攻武卫”口号的“旗手”江青，也是在任青岛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浏览群书、旁听授课，填补了学历仅小学5年的短浅，打下了接近夫君及共争话语权的基础。

毛1972年2月21日对尼克松寒暄后说：“昨天你……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时任总参2部（情报部）副部长的熊向晖，感佩借对方言揉进己见的开场白高明、精彩，幽默而明确地把范围规定在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对方解释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毛指着基辛格提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基辛格称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学生读主席的选集，引出宾主的著名对话：“毛：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18]毛的表态在尼克松听来是典型的谦虚，基辛格则理解作对成就的阴影和晚年的噩梦的无奈伤感，其见仁见智分别言中了复杂系统内的不同元素[19]，习惯正话反说的本人之否定倒过来就可确认毛著威力。值得玩味的是尼克松认定毛为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要根据其诗词、讲话，基辛格则更学术性、体系化地视选集为毛著精髓。

和自民党同于1955年诞生的日本国语＋百科权威辞典《广辞苑》涉华部分不无瑕疵，如封周恩来为“共产党领袖”（第5版［1998］起单作“中国政治家”）；定位作政治家、思想家的“毛泽东”说明的“著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矛盾论》、《实践论》等”，就发表时间或知名度而言顺序不自然，但第5版起加的“多作诗词”就全面，反显出《辞海》1999年版该词条仅提“主要著作编为《毛泽东选集》”的缺陷。毛作为国家文化工程关心的《辞海》也有道理，官制毛泽东传就评《毛选》的文章内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艺术性高[20]。尼克松独具慧眼地先举的诗词在官方定本中，数量居多的正编据称是奠定了其伟大诗人的历史地位的上乘之作，副编则是流传较广或较有纪念意义

的作品及未公开发表过者[21]，他其次提到的毛的讲话同样可分作多为演说、报告等的正编和即兴谈话、非正式言辞等的副编。和“美帝头子”的“吹哲学”不会收入官方文选而级别不够“正”，但影响力不亚于《毛选》载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毛在那场访谈中针对整1年前美国首次发动的核轰炸，宣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民间俚语“纸老虎”曾为《水浒传》的潘金莲、慈禧、李鸿章、蔡和森、梁启超所用[22]，毛对“scarecrow”（稻草人）的译法提异议而主张作“paper-tiger”，1973年2月17日见基辛格时被恭维是其发明[23]。和美国总统的晤谈通过对方的回忆录传世，给毛的形象增添的一笔无异于持续的宣传。刚从死线上生还的78岁的毛[24]握手表示欢迎时就表白自己说话不大利索了，而尼克松直觉其思绪敏捷如闪电；基辛格感叹他发出压倒一切的魄力，未见过谁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翌年任国务卿的哲学博士对毛的“头脑风暴”有学究式的分析，曰慢慢体会到其谈话像紫禁城内一个套一个的庭院般地含多重意思，最后一层只有在长时间思考后方能从总体上抓住；诙谐谈吐中夹带暗示和主题而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加以发展才显示意义。熊向晖指出言论、著作历来以流畅易懂著称的毛这回有所不同[25]，而此次历史性谈话的禅语哑谜韵味就别具一格地露出另类门道。

周称毛誉为顶几个师的熊是中共情报工作“后三杰”之一，在陕北击败胡宗南部就多靠了任胡机要秘书的他提供内情，1938年周未雨绸缪布下的这一闲棋冷子卧底多年而一本万利。派他潜入尚同床而异梦未显的“曹营”时的另一直接领导——董必武[26]，是中共1大代表里除毛外建国后唯一得善终者。1969年9大开幕式上特介绍董的毛会后搁到大棋局中一步“闲着”——让冷宫里的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在熊协助下研讨国际形势、筹划对外战略。牵头的陈外长以和毛相通的诗人气质大胆建议接近美国[27]，促成毛1971年4月变“乒乓外交”戏法打出了这张抗苏牌。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美国老友斯诺、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二者国庆节在天安门的合影，这串试探气球不久就水落石出而现山高月小。回顾毛的言论演变还能悟到许多讲话、文章就像盘上疏密相间而内在呼应的棋子，在对敌及党内的斗争中几乎始终棋高一着也有赖于遣语的意志、力量。

雄文壮吟的“虎猴二气”异彩升华和文思诗心灵感涨落

《广辞苑》列为毛著代表的“4论”中，1937年7、8月写成的《实践论》、《矛盾论》作为毛思想的精髓当之无愧；7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有纲领性的极高价值；居首位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则固然属于毛思想的核心内容，但经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蓝图更趋实现后的理论升级——《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就纪念建党28周年的总结性质和对建国、制宪的指导作用都不逊色[28]。《新民主主义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翌月15日、22日发表于《中国文化》创刊号、《解放》杂志时增删并改掉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富于感染力的尾声成为传世之笔：“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这段话承接、发展了“雄文4卷”中公认的顶级美文——10年前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形容：“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以此排比譬喻结尾的该文写于红4军第9次党代会1周后的1930年1月5日，重新当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答复第1纵队司令林彪征问估计红军前途的意见信，旨在否定林等部分人的悲观思想。

1948年林向中央要求公开刊行时不提他姓名，毛遂在收入选集时删改点名处并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有的放矢的针贬仍毫不留情而给林留下心病，以致为洗刷污点而于1969年9月重游旧地后授意军委办公厅秘书代笔写《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将“志壮坚信马列，何疑星火燎原”的“何”改作斩钉截铁的“岂”[29]。与之相通的是《新民主主义论》也出于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喧嚣，第7－9部分标题就作“驳资产阶级专政”、“驳‘左’倾空谈主义”、“驳顽固派”。毛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分析自己性格是“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二气”决定了他越遇劲敌愈来劲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郭沫若《满江红》。尼克松在毛面前引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出自由此触发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驳斥之际迸发的激情使文章大放异彩也符合“愤怒出诗人”。

毛诗词中意境最高的《雪》堪称其英雄观、领袖观的结晶，作于长征后准备由陕北进晋西开辟新天地之际，写在“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30]还启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催化作用。性情孤高耽佳句的这位革命诗人对多吟成于马上或枕上的自作[31]中的得意之笔，则尤推《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结尾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诗词官方定本由毛的政治秘书、跟其有诗作交流的“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32]主持编辑，初版注释亦是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他指导乃至亲自撰写、改定[33]，内介绍“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34]长征中当年1月占领遵义并召开中央峰会后进军受挫而折回遵义，该词就是反映击败扼守城北要冲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1个师的半日鏖战。下阙开头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还切合毛的境遇和心绪，他在1月15－17日的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共同负责军事，和5年前写信教训林“娃娃”[35]（长征中为红1军团长）时重返领导岗位不久相仿佛。

毛1960年5月7日会见非洲12国来宾后命熊向晖写报道时趣言：“今天让你做‘秀才’，桌上有烟，自己抽，增加点‘烟士披里纯’。”[36]江泽民动辄“秀”（show）外语的做派像是名中1字相同的毛隔代（跨第2代领袖邓）遗传[37]，毛1976年元旦前夜与尼克松的女儿、女婿交谈时也不忘显示通英语：“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以他大量掌握的词汇则此时讲原文“inspiration”（灵感）当无问题，用“土”音译的幽默想必有梁启超《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的影响，该文（1901年12月1日）宣讲这一概念“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断言“千古之英雄豪杰……，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皆……为此‘烟士披里纯’之所鼓动”。娄山关之战还展现了“烟士披里纯”的另类奇效——烟土刺激披荆斩棘的士气：敌官兵皆背枪枝和大烟枪，失守和反扑一时得势就和鸦片效应强弱有关[38]。毛在转战陕北最吃紧的1947年8月18日率中央机关几百人被刘戡部7个旅追到黄河边，枪炮声中坐下决策时就吼“拿烟来！”卫士回顾他猛吸时众人紧盯住袅袅青烟，“仿佛……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都系于那支香烟之上”[39]自然是夸张，但毛确实过足烟瘾就能弄活关系中国命运的文武（写文章、指挥作战）双管[40]，去世前1年因病无奈断烟[41]后文思彻底枯竭也可作“烟士披里纯”神力的旁证。

《娄山关》的高潮可谓烽烟、硝烟之“烟士披里纯”的产物，毛在逆境中迸溅智慧星火不止于战时。入土之年跨除夕、元旦的午夜谈中虽病魔缠身而口齿不清，却仍用两手食指对戳来强调竞争，两个美国青年感到斗争的话题使他像青年那样兴奋[42]。《娄山关》几乎处于二者正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新民主主义论》，以华彩尾声隔整10年呼应而都问世于1月上旬，象征着“已是悬崖百丈冰”反能激发“犹有花枝俏”（毛《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毛在其重视的虚岁70诞辰（1962年12月26日）[43]作《七律·冬云》，其中“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堪称“虎气”升华。《广辞苑》举作主著的“4论”均完成于抗战也暗合在国难中的能量，他首肯作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

曲》是电影《风云儿女》（1935）插曲，问世前后正是毛在长征中、后诗词甚丰期（《娄山关》到《雪》的 1 年中，还有 1935 年 10 月接连写出的《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所唱的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体现中华民族的多难历史、自强精神的同时也凸现着毛泽东性格。

《广辞苑》兼顾的毛诗词和“4 论”创作时期上基本不重合，1937 年起的 10 年中毛写的含多篇重要著作的文稿达几百万字，诗歌却仅有 1943 年 3 月的《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将进空白期的 1936 年 12 月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也是就特定人物、带应景成分而如以军用电报发送的形式[44]象征的散文味浓。意味深长的是结束近乎不毛状态的是 1947 年的《五律・张冠道中》，3 月 18 日在胡宗南部大举进犯下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途中经过的张冠道上忽涌诗思可见戎马生涯产诗率高，同年还留下了咏战事的《五律・喜闻捷报》（9 月）。这 4 篇在官方定本中都列入副编也恰如其分，正编中紧接《沁园春・雪》的时隔 13 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 年 4 月），也是喜闻捷报后欣然命笔挥而写成后可能觉得不满意而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幸亏当作珍宝取出藏起的秘书田家英 1963 年参与编辑《毛主席诗词》时呈上而得毛笑纳[45]。

延安时代在莫斯科之子写信说想读父新诗，他却“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46]，相对“甘・宁”的边区生活消磨诗心说明“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适用于文艺创作。前见阻障、后有追兵的险境刺激“马背诗人”骤产边塞诗风格新作，还证明毛是意志如金刚怒目的军旅诗人而非逸致似慈佛悠情的田园诗人。1949 年底他访苏时苏方翻译、汉学家费德林赞叹其长征中的诗词答道：“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47] 1939 － 40 年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忆毛在窑洞常整天撰文，破桌上用小油灯照明的简陋条件非入城后的和平时期所能想像[48]。新政治协商会议第 1 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 1949 年 6 月 15 日，毛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在此 2 天即写成《论人民民主专政》[49]可视为战争尾声和建国前奏之交的兴奋所产。50 年代他在失眠、便秘的老毛病之外有时又陷入忧郁状态[50]，对写作的影响也反证了“文章憎命达”。

《雪》之后诗作一落千丈除远离前线、缺乏强激，恐怕也有另类“烟士披里纯”失落因素——令各领风骚若干年的党内诸风流人物成为俱往的只争今朝（挂连《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只争朝夕”，“朝”兼朝代意），使部分重合“烟士披里纯”字面的窝里反削弱了诗歌情念的纯粹。标志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蒋介石回到南京恰逢毛满 43 岁的 1936 年 12 月 26 日，从乱转为治的 4 天后丁玲收到的《临江仙》起兴奋点即转向散文性的现实世界。美国总统提高其知名度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作于 1963 年 1 月 9 日，既是国民经济困难期间诗思如泉的例证（从 1959 年 6 月的《七律・到韶山》至此共 9 首），也和 23 年前同天问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道闪现“1 月亮点”。而《新民主主义论》刊登翌月的 1940 年 3 月似是毛的拐点之一，赴苏治伤的周恩来归国转达共产国际领导人评价张闻天为“中共的理论家”，他便恼怒道“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51]，大受刺激而萌发从多靠政治实力和话语权而得苏联器重的张、王明、博古手中进而夺取全权之心。此 3 人和瞿秋白受国际共产赏识、获党内领导地位，有赖于文才、口才俱佳及精通俄文[52]，而 1940 年 5 月 3 日王明在延安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既是不得已服从要求支持毛为领袖的国际共产，也预示了毛的日方中天和文攻无敌互为因果。

整风中文攻克敌树威、得势后温恭克己取信的双管齐下

1964年7月10日毛对日本社会党人士介绍中共前几朝领袖都犯过错误，称第1代是陈独秀，第2代是向忠发和李立三，第3代是陈绍禹（王明），第4代是张闻天，以后就是轮到我了[53)]。陈、王后还有瞿秋白任总书记、博古负总责，但建国前掌实权超过5年的仅第1、5代。金日成父子的独裁被揶揄为“history（历史）即his story（他的故事）”，中共党史即毛掌舵航迹的等式也被维持了至少1/3世纪。刘少奇在7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称道毛达105次，周恩来早在1943年8月2日就于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回延安会上表态：我党22年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周对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不二有普遍性，如1942年写下党史上较早系统论述毛思想的《晋察冀日报》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2年后编出首部《毛选》的邓拓，1957年因宣传毛讲话不力而被毛批为“死人办报”、撤去《人民日报》负责人职务，1966年中央通过发动“文革”的“5.16通知”的次日自杀抗议迫害的遗书仍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54)]始作俑制造个人迷信的刘少奇冤死后王光美对指示留她一命的毛感恩，不计较未救亡夫而仍自称是毛的学生[55)]并于2004年促成毛、刘后人欢聚消怨。总理亦难逃的思想牢笼由重重紧箍咒构成，上述拥戴就是警觉整风矛头威胁自身而迎合大势[56)]。王明将毛推上精神领袖地位的造神其实是本人策动，追寻“红太阳”升起的来龙去脉就能发现原点是延安整风[57)]。

毛确立未够牢固的权威是通过大张旗鼓的整风，在刘少奇、彭真、康生等“毛派”相助下压抑一批权大根深的领导人。1941年5月起的准备阶段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总结经验教训，即针对“教条宗派”（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和“经验宗派”（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挂帅中央研究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毛煽风点火，在和1/4世纪后的“文革”同于5月吹响的进军号中显出强烈的个性。党史研究家指出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措辞尖锐，情绪激动，矛头直指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张闻天”[58)]，可佐证的是这篇《改造我们的学习》开腔就“开枪”：“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第4大段引言也作“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形成对照的是沙窝换帅后、张交实权前的过渡期“无我”和“有我”交织——1937年5月2－9日在延安举行了中共全国（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载于《毛选》的3日所作报告采取（一）至（二〇）的提要形式，既不“穿鞋戴帽”又全然不出现陈述者的“我”、“我们”；7日所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则起首即以己为轴心展开：“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

全党普遍展开的第2阶段从占据话语权入手清算，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开头亦先声夺人：“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反对党八股》也不乏居高临下的“我劝同志们……”，及当家口吻十足的“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号召发展为中宣部5月决定全党学习22个文件，包括毛的上述3篇讲话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作为同月成立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控制了理论主导权，以演说推动演化、蜕变的魔法施展得淋漓尽致。至1943年春、夏的肃清内奸、审查干部是在思想清党开路下的组织清党，孔子的“名正→言顺→事成→利乐兴→刑罚中”步骤显出有理，刑罚过火的不中却导致毛慑于党内冤怨及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劝告而止步，见好就收还因共产国际解散

前3个月就任双料主席而奠定了至高地位。抗战之年起的10载诗歌近空白中唯一破例的《挽戴安澜将军》正写于当月，毛以创作生涯中罕见的五律颂扬10个月前殉身的国民党军抗日英雄，获最终决定权的时期和再起后迸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娄山关》的亮点相映成趣。

肃反扩大化纠正后的收场阶段王明等被击垮、周恩来等失势，毛的绝对性在思想、组织上都铁板钉钉。以言得权的“语”的“言＋我”字形应了实现唯我独尊的表现自身，1945年4月20日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抗日持久战中后方根据地的旷日持久的整肃结束，其结论也是1年前的4月12日毛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的讲演定音。这篇《学习和时局》无1处“我”，继开头部分的“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中央认为”的叙述和下文中第一人称代词均为复数相符，不用单数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我”即“我们”、“我党”意识的发露，而“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对比12年后的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的主我表述——“《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还能视为注意包藏锋芒、克制气焰。

6大（1928，莫斯科）17年后召开的7大成为毛登“神坛”的典礼，摆脱国际共产、苏联遥控后由“中国的斯大林”指挥“大合唱”。4月23日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开幕后毛致开幕词：“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这篇《两个中国之命运》无“我”暗合会场墙上大书的“同心同德”，“文革”中全民当圣旨背诵的闭幕词《愚公移山》（6月11日），也以“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起首，例外的第一人称单数是引述己言：“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

7大毕竟是党章载入“毛泽东思想”的里程碑，悬挂毛、朱德画像的中央大礼堂主席台上方横幅赫然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第2天毛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收入《毛选》的版本，开头为“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被割爱的开场白却有“我”——“同志们！/盼望很久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会了，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你们作报告。”[59]刘1950年任出版委员会主任的《毛选》，改定经过集体协议和本人同意，去“我”符合建国后刘等淡化个人崇拜的趋向。反观“现在开会了”和头天主持者宣布开幕后再言的“今天开幕了”，流露了舍我其谁的主宰欲。9大闭幕日选在毛作7大政治报告24周年，整1年后中国首次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从天外播放《东方红》旋律，《广辞苑》看重的《论联合政府》确有重大意义、深远影响。

第1部分第2段首句将第一人称从复数聚焦到单数：“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第4部分更多地以自声陈述：“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建国初期的大改之一是几乎删光对英、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的称许，除第2部分的若干段外还包括第4部分第10点“外交问题”所言：“我们认为英美两大国，……是值得感谢的。”定本中“外交问题”这节仍多“我们认为”、“我们要求”、“我们希望”，指己方的主语也清一色作“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联系国家关系的群体性和毛外交倚仗总理都可得到解释。

最后的第5部分中称：“房子是应该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文革”中脍炙人口的这段语录的开头比喻之前本

有“我们曾经说过，”，《毛主席语录》或许是兼节约篇幅和突出领袖而省略。以下5段组成的尾声里言者自谓就集中为第一人称单数：“同志们，……我重说一遍，……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我”对“同志们”发号召、做论断的结构，正呼应原文首段的“我”向“你们”。

党内毛泽东时代正式揭幕时本人反而鲜用或克制“我”，可释作谦逊的姿态及自信的反证。全胜后即不像夺取、巩固权力时那样须锋芒毕露，主持开幕、闭幕并做主报告的包揽就说明主座所在。1949年3月5日毛在7届2中全会（西柏坡）上代表政治局作的报告无“我”，堪称其中号召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的表征，但群体和谐中始终不露的个我未必没有凌绝顶览众山小的优越。6月15日毛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讲话，“出我→入我”（仿“出世”、“入世”的造语）的走向类似《论联合政府》——“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之后，有“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我相信……”，“我”的先抑后扬含解读建国后其心路历程的线索。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毛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按电钮升旗后又宣读了以此句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该公文无抒情词句而不同于9月21日政协第1届全体会议开幕词的动情，如末段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那篇豪语“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演说也无“我”，或是出于中共主席强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的政治协商需要。“我宣布”之类的程序性第一人称单数表现都不见出现，可说是理路、礼数优先于感情、文采的克己。

从群星相拱北斗的公心天声到独裁者一言堂的私性自说

治国27年中毛的言文有3次豹变：一是建国后除内外仪典的礼仪性致词等外，基本上不再作政治报告等代表集体的官方文章，较少写长文而多在会上或按提纲、或即兴讲话后整理成文，言语倾向于个性、针对性皆强的“私说”；二是始于“大跃进”狂飙的第2个9年起凸现情绪化而失去哲理性，毛策划、指挥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后，至10月亲自执笔写以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国防部长命令、告台湾同胞书[60]，此后少见他以机构或别人名义撰文也符合“私性”剧增；三是在“文革”演变为全面内战后的第3个9年中，“最高指示”大都限于简短批示或即席讲话，内容集中于维护极权而更武断，因暗箱操作性质浓重而极少公布，林彪事件后随着身心衰颓而逐渐丧失成篇书写、清晰吐字的能力。

1956年9月15－27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建国后首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毛致开幕词、刘作政治报告、邓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作关于国民经济的报告、陈云宣布闭幕，轮番亮相体现了以集体领导反个人崇拜的国际潮流。开幕前政治局委员步入主席台时代表们自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毛泽东思想”已于1954年12月由中宣部遵毛嘱指示不再提[61]。1950年在国际劳动节口号中亲加“毛主席万岁！”的本人[62]不得不检点，但对请下“神坛”的压力不快[63]。会议报告历来亲写的习惯这次破例，两稿都作废想必和兴致不高、位置难摆有关，头号“文胆”陈伯达捉刀也“思维停电”就可见领袖起点及全局平衡不易把握。秘书田家英通宵出稿使毛满意而改后宣读，与会者以为充满他们熟悉的“毛泽东风格”的这篇是本人作，毛却对交口称颂的众人道破是“年轻秀才”写的[64]。

田语言功底、理论素养深且文风酷似毛，文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受毛激赏，1966年5月23日“自绝于党”后仍被举国背诵。8大开幕词由“京兆一书生”（田自称）撰也反映了未失初

志的时代特征，毛的雅量还见于和《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共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是胡乔木进言开张思德追悼会、请毛讲话，并在整理成文时引司马迁名言加以升华[65]。毛到秘书搭的台上唱戏、秘书在毛画的龙上点睛可谓智慧合作，与之相反相成的是毛常亲笔炮制党、国“喉舌”的要言，如1950年1月20日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驳斥美国国务卿的谈话、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应当批判》。和“天声”寄“人语”颠倒的照本宣科“现成饭”不合毛性格，而毛1971年仍坦然承认“虚心使人进步”是田帮写的[66]，似也有对在党章新设含架空自己的可能性的名誉主席的8大上装点门面的不屑和抵触。去世翌年出版的《毛选》5卷中就无8大开幕词，而收录了闭幕前夕的25日同参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题为《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

该卷还有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21－31日）上的开幕词和总结发言，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起首而无开会宣言的前者不见“我”，后者则有开头的“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结尾的“我请同志们注意”等24处。毛自弃的8大开幕词草稿有“我们认为”而田稿无“我认为”之类，这篇演词中第一人称复数多达52处而单数仅“我和大家都相信”。跟《论联合政府》中的“我坚决相信”和建国前夕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里的“我相信”比，此语合乎抑制个人、突出群体的大趋势，有趣的是2千多字的演词被掌声打断34次而此处无特别反响[67]。秉性厌恶受拘束的毛开幕头天叮嘱这件是否讲要看当天的睡眠情况临时决定，因而不排除在照众意按部就班抑或凭己心随意发挥之间犹豫。最终按照安排扮演了群言堂代言角色或者也是天意，而8大前后在克己和显己之间的摇摆见于2次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

二者都在配合形势公布时作了相当改动，1957年6月19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添了意识形态斗争成分后也由于自我克制、周围牵制而不甚显棱角，既有“我认为”和“依我看”（各2处）、“我提议”、“我希望”，和“我们认为”式的表述比又不突出，“我们”、“我”分别出现144次、12次（12比1）。毛去世前年审定、死后3个多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则扩大到15.6比1（125次、8次），其时的个人崇拜严重反衬出当年的相对宽松，第一人称单数除“我讲十个问题”外有4处“我看”，及“我想”、“我认为”、“我说”、“我曾经说过”和“我建议”、“我劝”。形成对照的是大量用第二人称单数作质问、开导，如“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14处对“你”发问、发话的隐蔽主语不妨认为是“我”（也不排除“我们”），整体的咄咄逼人和上述话后“希望军委讨论一下”的低姿态也符合当年的复杂心态。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号召“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24处“我”对58处“我们”的复／单比例却高达2.4比1，多达18处的“你”加上“我”中3处泛拟指他人（“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等与纯“我”同数匹敌，这一对立组合也吻合“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主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删去的开头大段正是“你”、“我”各出现10次以上的谕导、驳斥[68]；《新民主主义论》的“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也是发自不显形的“我”。

毛1956年下半年郁闷雌伏后“虎猴二气”大发，58年1月主宰南宁工作会议时对56年6月的反冒进社论光火道：“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69]其狂热在翌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升级为整肃质疑“大跃进”的彭德怀，7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震怒的一言堂打开了丧邦祸匣。“我今天要闯祸”的放言竟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朝第二人称单数的对立面开火的手法呈掷气及要挟：“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聚光自身还

有渲染悲情以争取同情的色彩："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应该绝子灭孙……"哽咽使从未见过他如此动感情的诸政要肃然，以自责形式上纲上线的"帽子"实际上是给他人戴，长时间"扫射"又戛然而止于垄断发言权的凌厉一击："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70]

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镇压使全党噤若寒蝉，毛的诸秘书中李锐当即被撤职（连同兼任的水电部副部长）；田家英失去信任后仍在职数年而终至屈死；陈伯达 1970 年夏在 9 届 2 中全会（庐山）上被毛当作敲打林彪的牺牲品，关进李锐 1967 年起身陷的秦城监狱；1967 年"5.1"毛赴天安门途中路经贴着"打倒胡乔木"标语的胡宅时命停车要去看望，他建国后几乎从不探视部下[71]而可见对这"一支笔"另眼看待，然而随从要员敲错门未晤后由于江青阻挠再不见胡[72]也意味着分道扬镳。毛 10 年浩劫中重用"笔杆子托派集团"的"一小撮秀才"（林彪集团私党 1971 年春分时节草拟的政变构想提纲《"571 工程"纪要》语），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 1967 年夏就成为抚慰军方的替罪羊；毛对陈伯达起草的 9 大政治报告嫌强调发展经济而改弦更张命张春桥另起炉灶，遂径用后者新稿而把陈的泣血之作不拆阅就原封退回，如此辱士使陈羞恼大哭而差点厌世自杀[73]。与"文胆"们不再肝胆相照的疑神疑鬼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独裁欲望，导致清君侧后毛在"高处不胜寒"的"君侧清"中沦为孤胆寡人。

毛 1961 年总结斯大林呜呼哀哉后继承人马林科夫是秀才而顶不住，无奈而成的"3 驾马车"实为"3 马驾车"，"3 匹马驾 1 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74]毛借助林、周和"宫廷派"这"3 驾马车"，结果难于驾驭平衡而被缰绳缠身。撰写 8 大文件的陈、胡、田 3 驾马车齐心合力使毛得心应手，草拟 9 大报告的两拨相争内耗则自毁喉舌而致捉襟见肘。1970 年发表支援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5.20 声明"时，只好找不熟悉其思路、风格的乔冠华副外长执笔，毛当作和胡乔木并列的"（江苏）盐城二乔"赏识的这位秀才[75]也拿不出理想之作，幸亏周恩来搬来毛对越共第 1 书记黎笋的谈话让加工回锅才交差[76]。林彪在 50 万人大会上宣读此文时为调整精神状态而用的药物后劲驱使开头离稿胡言："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77]失控暴露的被压抑的"我要"发言权的欲望冲动，提示了 8 大开幕式上毛根据醒后状态不排除会抛开讲稿而以"我"自说自话。9 大时他终于能信口开河而无人约束，但随心所欲的寡头独语不再有众智润之的传世名言。

1969 年 4 月 1 日毛在人民大会堂万人会议厅朗声道："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 9 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沿用前 2 回的无"我"使人领悟集体合成"天声"是中共理想的标准模式，和上次不同的是对此代表们在长时间热烈鼓掌后高呼万岁。历届之中堪称登峰造极的独裁神威折射在接下去不见于正式文献的大段话——毛说明议事日程、主持以鼓掌方式通过主席团成员后提出："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听周、林表态毛主席当合适后仍问"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忙不迭站起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见满场举手、林宣布"好！全体通过"后才改口："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未经修饰的录音记录传达稿之外据传还有"他这个人啊，讲客气了"[78]，其实捉弄"副统帅"、考验众代表的超常动议才是虚伪把戏。

开幕词对历次大会的回顾中详举 1 大 12 名代表[79]的下落，提到清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的 7 大开得团结，指出 8 大以来搞清了刘少奇等的面目和党的政治、组织路线，希望在团结的基础上开成胜利的大会。字数仅数百的短话多半如报流水帐，"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更是简单化；提议在主席团和林彪换主从位置的谑虐于正文中就不见幽默的后续，1962 年 1 月 30 日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性发言时，还引司马迁语录[80]

阐述我们曾错误地处理过干部而应甄别和平反，这次无引经据典的兴致和灵气不知有否当天睡觉情况的因素，14 日主持 9 大代表通过政治报告等后宣布“吃饭，散会！”[81] 就引人疑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开幕词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先是官方文本[82] 中接宣布开幕的“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其次是讲 1 大代表在座的“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继而言及 7 大时原始记录的“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他们选举”，官方文本作更准确的“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提示了“朕即国家”者所用“我”和“我们”多无本质差别；再就是将近结尾的“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官方文本增删为“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认为，可以的”），和起首呼应的第一人称主语颇有“我思（我欲）故我在”的味道。1959 年“7.23”讲话威镇满场的犀利也在于从史籍中旁征博引、挂连讽喻，而“文革”中不甚借他人之酒径浇胸中块垒的众多话语不见了官方概括的毛文风格——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83]。

点石为金的言述魔法失灵终致末路才尽而语丝零落成泥

毛 1973 年 8 月 24 日不顾周的婉言劝阻而抱病主持 10 大开幕，语言障碍使他难道长句而仅含混不清地吐出“会——议——开——始”4 字。周为示敬意先问无预定讲的“主席讲几句不讲”，毛只是指着他结结巴巴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听政治报告称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就插话“哎，不错”，对提醒不少党委埋头小事、不注意大事的危险之处说“对”。让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84] 算上暗含敲打周的“修正主义、形式主义”的插话都惜字如金，看似“删繁就简三秋树”的精练实则为枯树婆娑、生意尽矣[85]，猛振虎威或敲山震虎的霸气已黯然收。

毛散会后自己支撑不起身体，由人搀起后腿抖而又坐下不动，代表鼓掌欢呼约 10 分钟后他忍不住喊“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周接受毛的护士长提议让代表在主席目送下退场，等全员走完后由工作人员架着下去。毛勉强避免了坍台后 28 日闭幕式上由周宣布请假、委托王洪文代投票，从此再不参加大会和到人民大会堂[86]。在这一庄严场合、神圣场所的最后一言主语为“我”，不愿暴露老朽病态而无奈自找台阶下的护名动机也属“主我”。17 年前视睡觉情况决定开幕词稿用否的左右逢源和这次的片语难出、寸步难行恍如隔世，“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这人生 3 大悲哀的后 2 项此时适用于他。

毛 10 大后因老年白内障几近失明而陷入“读书中毒”者[87] 最痛苦的境地，庐山初怒 16 周年的 1975 年 7 月 23 日夜动手术后给唐由之医生写下鲁迅《七绝·悼杨铨》（1933 年）[88]，其中的“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也能形容晚年对极看重的修改自作诗词到意懒抛下，1963 年起的多次阅改诗稿到 1973 年冬的毕生最后一次时，护士长请在手稿上亲笔小动 1 字及 1 标点，他却说“不要改了，随它去”；“不要麻烦了，就这样”[89]。毛诗词官方最终定本正编 42 首以《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 年秋）收尾，副编 25 首中标明时间的最晚作品是《七绝·有所思》（1966 年 6 月）[90]，后者咏“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的“大革文化命”[91] 遂成葬其诗魂的黑洞。

1966 年 5 月 15 日起“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的巡视，经 6 月 17 － 28 日隐居故乡韶

山滴水洞后到武汉，7 月 8 日由此致江青的信堪称晚年毛文绝唱（“绝”兼极致、终了）。命名“红卫兵”、提倡美文的作家张承志在纪念毛百年诞辰时，仍心醉于这篇政治遗嘱的非毛莫属的沉郁而鲜明的风格和生动、丰美的手笔[92]，但不久后域外出现的林彪事件后康生、张春桥为制造毛早有洞察的印象而炮制之说[93]，从田家英仿毛风格代写的 8 大开幕词以假乱真也可知难以不攻自破[94]。1972 年 5 — 6 月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印发该文献是欲盖弥彰的修补“神坛”，对话语权制高点的争夺这次却始终被动、艰辛。

1972 年 1 月中央文件公布《“571 工程”纪要》无异于搬石砸己，毛不听政治局内顾忌恶毒攻击之声而执意下发[95]，违背了“骄傲使人落后”这一“应当永远记住”的“真理”。图谋“武装起义”的“大毒草”对“封建暴君”毛及其“专制独裁”的痛斥震聋发聩，和干部、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所致的共鸣超出毛坚信必胜的估计。“道”不敌“魔”高表现为毛“7.8”信亦引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以天马行空之势抒跌宕悲凉之情的此文氛围如“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含暗锋玄机的空炮曲笔令凡众难解而感召力不抵数名少壮文职军官合制的寸铁——如“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30 年来不容争辩的精神领袖的千丈之堤出现溃于蚁穴的危机，就内因而言既由于一意孤行而脱离实际，也和行将就木、自折笔杆而加剧的僵化、迟缓有关。韩愈劝学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在此也显出真切，长征胜利后到归西的41年间的前期他呕心沥血以如椽之笔树立、捍御了权威，从“反右”起的后半中则行与思、言和文均多呈两类“毁于随”的败笔：和不无逾矩的放纵欲望连动的意识领域的“红雨随心翻作浪”；跟“随它去”、“两由之”的体、心、技枯竭暗合的“挥手从兹去”——这两句诗词前者出自“大跃进”初潮中的建党纪念日毛作《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二》（1958 年 7 月 1 日）；后者是毛诗词集官方版中开篇的《贺新郎・别友》（1923 年 12 月）的首句，晚年改动最多的这首的下句“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无意中应了整 50 年后的境遇。

毛对 10 大周报告的插话和 9 大头天光景如正负胶片间的转印，秘密举行的 9 大开幕巧逢西洋愚人节，暗合国民党军统创业（1932 年力行社特务处成立）纪念日，还恰是佛朗哥就任国家元首 30 周年，毛的开幕词却非“军事官僚专制”[96]的绝对一统，例外的 2 次被打断即是周插话——就“第 6 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说“还有刘伯承同志”，在言路线错误的王明、张闻天、李立三、李维汉不好时称“还有王稼祥”。作为 6 大组织、军事报告人及遵义会议后与毛、王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其补充不无以绿叶扶红花来暗显自身，意味深长的是毛 1973 年围打周后 12 月 9 日当着尼泊尔国王取笑：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97]。

1959 年毛在庐山发雷霆时众人惊愕得鸦雀无声，在几乎凝固的空气中仅刘少奇 2 次插话——“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毛：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大胆发展毛的过激论断、斗胆纠正毛的记忆错误的刘不几年就被毛打翻在地，和违背“国无二主”潜规则的平起平坐、对等发言不无关系。1964 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国主席的分歧发展到冲撞，激化的契机之一即是刘在毛讲话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毛后日手执《党章》、《宪法》质问刘、邓为何剥夺开会、讲话的权利，又施加压力迫使刘在政治局生活会检讨对毛不够尊重[98]。和这番争话语权相关的另一导火索据传是，延安整风中全党学习的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的修订版（1962）印数超出了《毛选》[99]。

毛在有炸平庐山之势的“7.23”讲话中转头对旁道：“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周从“表扬”的前提中绝望地得知紧箍是摘不掉了[100]。毛戏弄周和选 9 大主席团时对林“猫捉老鼠”相

似，值得琢磨的是林对9大开幕词识趣地一味洗耳恭听，“软肋”在身、素来乖巧的周却非“不如一默”而相对活跃，似乎也来自在林、江集团的鹬蚌相争中得利的丰厚实力。中共高层会议上对主讲者插话的传统反映出八仙过海显能、不甘寂寞争鸣的欲望，有趣的是正规的8大开幕词无从插话而反突出了言者，权威造极的9大上“天声”倒被拱月众星的光亮冲淡。4月11日大组部分召集人会上毛的简短讲话（字数近3千）中就有多达14人、36次的七嘴八舌，插话者先后有周恩来（4次）、张春桥（6次）、董必武（2次）、曾思玉、林彪（3次）、姚文元（2次）、谢富治、黄永胜、康生（4次）、许世友（4次）、江青，答毛问者有周（2次）、张、李雪峰、郑维山、张国华（2次）[101]。

由此也能理解邓预言的毛死后出现割据大乱深得本人共鸣，这时“众马驾车”的发言频度又符合“宫廷派”占话语权优势。次数最多的张春桥大有站到巨人肩上的气势，对“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插以正式提法“利用、限制、改造”。1966年国庆节首都群众大会上的林彪讲话中，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的提法，陈伯达稿作“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第4号人物陶铸觉太凶而经毛同意加“对”字。舞文弄墨的张春桥认为语法不通、念来拗口，毛闻言指示以后就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知原委的周恩来提异议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而无反动，毛用英语解释使他释然：“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102]“钦定”后遭“秀才”指责改正并用英语界定可谓奇观，对张的青睐也可见一斑。

毛9大后带张探问林彪会交班给谁和“你看小张怎么样？”[103]有意让张继承衣钵是因视他得思想真传，南宁会议上毛动了用“好学生”柯庆施取代总理的念头，而举出羞辱周的“你写得出来不”的柯在上海市党代会的报告就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起草，柯的“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也是下代“左王”张想出的[104]，因而新“左王”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春桥。值得玩味的是齐鲁人张却不鲁莽而不似“湖南骡子”刘少奇，深诸起初作为政治秘书侍从的柯不爱别人随便插话，惯于识相地等主子高谈阔论完后才加以得体的呼应、逢迎[105]。毛给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1943)增写讽刺蒋介石令旧日汉奸陶希圣捉刀的文字[106]，自己却明知张曾叛变而重用[107]也基于奖赏再造神、重视话语权。然而张如《反对党八股》讥笑的根底浅、腹中空，远不及前几支“毛秘老枪”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毛死后即步田家英、陈伯达后尘入狱，为抗议而不语以致失声简直是历史玩笑。

毛1973年7月4日见负责起草10大政治报告的张和作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以在海阔天空的即兴漫谈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批周恩来，二人却对劈头串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的砍大山不摸门，直到明言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的“屁文件”才恍悟底细[108]。毛最后随口说的顺口溜——“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和起始引诗仙句的格调反差象征着“神坛”语言失坠，也提示了其“意识流”亦“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南宋词人张炎评爱掉书袋、言意偏晦的吴文英词言）。毛翌月10大首日被抬下主席台后如指缝中漏沙一样逐渐失落权威，12月22日召集大军区司令宣布对调时叫王洪文先点名，不买“上海帮”账的许世友拒绝应声并把茶杯砸到茶几上示威，毛对打狗不看主人之举也只是铁青着脸不做声[109]。满8旬后的毛更是依赖另一“小张”（秘书张玉凤）传译，深宫“天声”遂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974年底周抱病赴长沙向毛请示筹备4届人大及组阁事宜，毛指着王洪文对周说邓“politics（政治）比他强”并在纸上写“强”。不解释王不懂而木然的英语词却特书不至于误会的“强”[110]，和翌年10月21日见基辛格时答“Yes”后写下出示[111]一样，说明说话费劲的语言障碍使他习惯于以笔辅助。但那支“抒慷慨，写鏖战，……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112]的“神笔”已“脱毛”，再无

奔放潇洒的逶迤走龙蛇而呈艰涩颤抖的磅礴走泥丸[113)]。“钦定”邓任军委副主席等职后写下“人才难”就停住手，对周揣摸补充说的“人才难得”首肯[114)]也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连再书关系到语意的1字都无气力，和以“会议开始”来凑合代替“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大同小异。

“尼克松奉承我，说我改变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毛1975年的这番吐露[115)]证明当时的否认并非“伟大的谦虚”，他蹒跚拖步送尼克松时对“你气色很好”的恭维耸肩道“表面现象是骗人的”，等于坦白了从威武雄壮的真老虎蜕变为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然而绝对权威的老本使病夫苦撑又如“百足之虫，僵而不死”，1976年清明大众悼念周的反专制示威遭镇压即因他一言九鼎地发话“君子动口也动手”[116)]。天安门事件后应了“人才难”而得任第1副主席的华国锋，就把当月30日毛谈国内事务时的手谕“你办事，我放心”、“按既定方针办”当至宝，在毛末期预料的血雨腥风中交班[117)]后利用作合法继位的依据和执政纲领的轴心。毛1975年5月3日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时赞赏背出辛弃疾词的叶剑英“有些文化”[118)]，而叶、华以审议《毛选》5卷清样为由诱捕“4人帮”也是借逝者遗言夺活人权势。

“文革”第2年起筹备的《毛选》5卷于1977年4月15日出版，象征着拉大旗、借虎皮的“凡是派”的“新长征”是换汤不换药。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7年11月18日）的此书，恰好截止到一言堂发端的南宁会议之前。“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回光返照翌年就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盖过，《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载冠名此命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经胡耀邦参与、审定，多方高手润色的主要补充中即有毛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119)]，这份挑战陈规的宣言不无讽刺性地借“华（国锋）语”来争话语权——那位已故主席的忠实信徒称毛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严肃、慎重的态度，总是要让其著作经过实践的考验后再编定选集。

1981年6月11届6中全会宣告“准毛泽东时代”寿终正寝，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文革”，华被迫让给胡耀邦的主席职位1982年9月在12届1中全会上废止也意味着和毛时代脱钩，同年起《毛选》5卷因不合时宜而停止发行就近乎暗合“8341”传说——毛83岁上问世的选集第5卷在1941年起延安整风托升的“红太阳”高悬41年后淡出。1983年建党纪念日刊出《邓小平文选　1975－1982》标志着新领袖以强势行使话语权，而和7大树立“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跨度正是与83翻转的“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2009年9月9日（毛泽东33周年祭）

注解

1）1991年底老歌集锦磁带《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问世，风靡大陆而销售数百万盒。

2）晓峰、明军《毛泽东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的《“8341之说”》一节（76－81页），举《报告文学》月刊1989年第3期载长江《1988年横竖撇捺》为早期传说的参考文献。

3）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称1953年组建该团时上报军委总参谋部，按编制序列代号为8341部队，而无社会上传说的毛用开国后派人访老道所得的神秘数字命名。（《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页，3页）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的封底内侧上，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提及顾保孜采写的《神秘的数字8341》，顾的《毛泽东和他的八三四一》（《党史文苑》2003年第4期）也立意澄清，但称该团1953年起的代号为“总字001”，50年代末作“3747”，60年代才用原总参某军用仓库的代号——8341。

4）参见王子今《毛泽东论析秦始皇》（《百年潮》2003年第10期）等。

5）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公司，2003年）第4章《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

6）李林、毅军、夏若天《毛泽东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内幕》，《环球人物》2009年第8期。

7）1958年6月9日政治局对提请考虑继续任总理当否的周加以挽留，却失去有关国家建设的决定权而凡事须

报中央书记处。（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年，206 页）

8 ）语自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

9 ）李克菲、彭东海《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中，记述了 1956 年 6 月 4 日毛从武汉返京时仍按惯例摆开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般的排场（103—104 页）。

10）1964 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载的高亨教授作《水调歌头》的起首句。该词被当成毛作流传，毛评“写得不错，有气势”，《人民日报》1966 年 2 月 18 日重新发表以正视听，（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万卷出版社，2004 年，335 － 336 页）以黑体字上加的说明称：“一九六四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在笔谈中，作者写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一九六四年第一期。”

11）详见王鹏《〈大公报〉一则报道决定红军长征终点》（《世纪》2003 年第 5 期）等。

12）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出版社，1974 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年）。

13）王明等蔑视中央苏区时代毛的此语（原始出处待查核），被反过来形容毛的革命理论立足于国情。

14）韩文甫《邓小平传（革命篇）》（［台北］时报出版，1994 年）分析各省人的特点，提到“湖南人的慓悍勇猛，骡子脾气（如毛泽东）”。（39 页）

15）1959、70 年的庐山会议上及 1967 年平息“大闹怀仁堂”、1971 年南巡挖林彪墙脚时均言。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6 章《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

17）1967 年秋南京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喝破：“咱们的总长，讲来是武将，实际是文官。”（李文卿《近看许世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97 － 98 页）

18）引用谈话的中方记录并评述的熊向晖《1972 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见其《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增订新版〕）267 － 292 页。

19）熊向晖引《尼克松回忆录》、基辛格《白宫岁月》的如是说（下出同），抨击国内有人据后者的曲解来贬毛是谰言（上注文献，272 页），本文作者认为难以断言（参见注 115 及对应正文）。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下册 1051 页。尤指毛偏爱的著于解放战争、反映英雄气概和革命威势的第 4 卷。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2 页。

22）陈明远《“纸老虎”的来历》，陈明远的博客 2008 年 4 月 2 日发布。其中称 1972 年毛与基辛格谈论此词，时间有误（参见注 23 文献）。

23）李光荣、李娜《揭秘：毛泽东的英语水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9 年 7 月 14 日。文中介绍 1973 年 2 月 17 日基辛格问毛是否在学英文，毛答“我听外面传说我在学英文，都是谣言，我连听都不想听，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毛爽快地承认“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马上对号入座道“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然而美方记录中提起毛发明者为任翻译的外交部长助理唐闻生（威廉姆・伯尔编《基辛格抄本：与北京、莫斯科的绝密会谈》［1999 年］。日文版《基辛格“最高机密”会话录》［铃木主税、浅冈政子译，每日新闻社，同年］130 页）

24）熊向晖称当时已 80 岁（注 18 文献，292 页），当指虚岁。

25）注 18 文献，268 页。

26）详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1 － 69 页）。

27）详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 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式的研判和建议》（《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175 － 206 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在赞赏《毛选》第 4 卷的段落（注 20、79 对应的正文）中，特举“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99 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毛泽东”词条中，提及的著作依次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4133 － 4144 页）

29）张学俊《毛泽东著作故事多　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教育林彪》，中国共产党网 2009 年 2 月 9 日。

30）同注 21 文献，70 页。

31）欧阳修谓平生所作文章多在马上、枕上、厕上，毛的诗文也不乏自称“在马背上哼成的”（同注 21 文献，248 页），“枕上”则指建国后习惯长时间地在床上阅读甚至会客。

32）详见叶永烈以邓小平语作题的《“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 年）。

33）同注 21 文献，1、3 页。

34）同注 21 文献，54 页。

35）毛遵义会议后训斥上书要求彭德怀取代毛指挥军事的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6）详见熊向晖《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393 页）。

37）毛对内外“秀”英语的诸多事例，见李光荣、李娜《揭秘：毛泽东的英语水平？》。

38）陈冠任《十大王牌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第 2 篇《威猛万岁军——38 军》之 7《21 岁的无腿将军》。

39）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3 － 5 页。

40）如 1947 年 8 月指挥沙家店战役时，3 天 2 夜中不断地吸烟、喝茶。（同上，22 － 23 页）

41）夏佑新、周亮《毛泽东戒烟》，《湘潮》月刊 1993 年第 9 期。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册 1763 页；晓峰、明军《毛泽东之谜》，191 － 192 页（会见时间作“阴历除夕”是错）。

43）详见孙国林《毛泽东过生日》（《党史纵横》2009 年第 1 期）等。

44）龙剑宇、胡国强《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183 页。

45）同上，276 － 277 页。

46）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163 页。

47）陈东林《国际风云中的诗人毛泽东》，《党史博览》2009 年第 3 期。

48）详见蒋泽民回忆、吕荣斌撰文《在伟人身边的岁月——毛泽东保卫参谋、周恩来随从副官的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88 年）等。

49）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 － 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40 章《筹建新中国》。

50）据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1994 年）记述，毛 1956 年冬到翌年春形体衰弱、精神抑郁而除大小便外整天躺在床上。（185、188 页）

5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1 章《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

52）详见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年）等。

53）与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的谈话。（见柳建辉主编《中央党校教授讲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等）另有毛同年 4 月 16 日、周 1967 年 7 月 12 日在讲话中谈到张闻天是第 5 朝领袖（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 利文出版社，2005 年，21 页），瞿秋白为第 2 朝的说法在朝野都多受认同。

54）详见钱江《邓拓自杀前的抗争》（《世纪》双月刊 2009 年第 2 期）等。

55）1983 年王光美瞻仰韶山毛故居后题字“深切缅怀毛主席”，落款为“学生王光美”。“文革”后王光美对新凤霞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新不屑道“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香港]《开放》2003 年 5 月号）

56）同注 51。

57）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

58）同注 51。

59）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www.marx.org）载《论联合政府》原版本（附关于修改的介绍）。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上册 875 － 876、879 － 880、883 － 884 页。

61）胡乔木称这与苏共历来拒绝承认并禁止在报刊发表该提法有关（《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329 页），毛 1949 年起一再主张少提、不提多是为顾全两党关系而非情愿。

62）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 天地图书，2008 年）等。

63）旁证之一为注 50。

64）开幕式的情景及开幕词起草的内幕，见程波《中共“八大”决策内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第14章《〈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下）》（上册507 － 544页）。

65）丁晓平《胡乔木和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京报网 2007 年 5 月 29 日载。

66）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回忆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经过》，《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368 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称开幕词总共不到 3 千字，鼓掌达 32 次之多（上册509 页），但笔者查阅《人民日报》第 2 天所载全文，发现注明的掌声出现处（及掌声程度）为 34 处。

68）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30 页。

69）毛 1958 年 1 月 17 日的讲话，针对刘少奇指示起草并改定的《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0 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 20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年，180 页）

70）本文所引此篇讲话及其时情景，主要分别根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增订本）128 － 140 页、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190 － 206 页。

71）毛连中南海内的周恩来住处都几乎未去（有仅 1 次和始终未到过两说），罕见的例外之一是本文提到的 9大后到苏州看林彪，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旨在摸关于接班欲望的底。

72）详见叶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73）详见叶永烈《陈伯达传》（［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0 年）等。

74）熊向晖《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414 页。

75）卞毓方《盐城“二乔”》，《人民日报》2000 年 8 月 26 日。

76）张序江《重温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520 声明发表的前后》，《世界知识》2004 年 12 期。

77）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 年，330 － 333 页。至今真相不明的所用药物，有疑为平素成瘾的吗啡类兴奋剂者，《林彪卫士长李文普：林彪事件真相》（凤凰资讯网 2008 年 5 月15 日转载自《中华儿女》月刊）称是前夜服用 3 次安眠药，张著则闪烁其辞、模棱两可。

78）录音记录传达稿见多家网站载《毛泽东主持中共九大实况记录》（原始出处待查核）；“讲客气了”说见《晚年周恩来》第 6 章。

79）毛 1935 年对斯诺称 12 人出席，在其记忆中包惠僧只是出席者而误作非代表，但党史专家定论为代表含包而共 13 人。（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年，201 － 202 页）

80）“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81）据多家网站载《中共“九大”会议毛泽东讲话全记录》。

8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 年，310 － 311页。有微妙差异的各种版本中，“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的说法似更精确。

83）同注 20。

84）翟华《毛泽东的 N 个最后一次》，翟华博客“东方文化西方语”2008 年 9 月 9 日。插话和宣布散会语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 － 1949）》下卷 1664 页。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则写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下卷 1137 页），但据央视网 2008年 4 月 30 日载《解密毛泽东的晚年困境》（转自深圳新闻网，作者、原始出处待核实）称，影像资料显示上来就说了“会——议——开——始”。

85）语自庾信《枯树赋》首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毛 1975 年起数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朗读该作品，有时还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283 页）

86）此后未去大会堂，据翟华《毛泽东的 N 个最后一次》。《解密毛泽东的晚年困境》（见注 84）据“最真实的影像资料”，描述等人都退场后上来 4、5 个人连椅子一块将毛抬下去，而产经新闻《毛泽东秘录》取材班《毛泽东秘录》（产经新闻新闻服务，1999 年）中，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影像资料等再现的情景，最后是由工作人员们从座位上搀扶起来。栩栩如生的大段文字（下卷 221 － 222 页）内引人注目的独家报道是，毛无力地坐下后一边挥手、鼓掌，一边不时地瞟着周恩来，心领神会的周喝了 1 口凉茶后对麦

克风宣布散会。

87）毛会见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矢吹晋《阴差阳错探源——日中的误解来自"迷惑"》，《由辛辣书评知晓中国政治、经济的虚实》［日经 BP 社，2007 年］111 页）

88）访谈《唐由之——我为主席做手术》，央视网 2005 年 2 月 21 日。

89）龙剑宇、胡国强《毛泽东的诗词人生》，481 页。

90）副编 25 首中排最后的《七绝・贾谊》、《七绝・咏贾谊》创作时期不详。

91）相声大师侯宝林讽刺"文化大革命"的创语。

92）张承志《胡涂乱抹话毛主席》（日文，岩波书店《世界》1994 年 1 月号），《鞍与笔——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何在》（太田出版，1995 年）157 － 160 页。

93）详见冯治军《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出版，1996 年）、罗冰《毛授意伪造致江青函》（香港《动向》月刊 1998 年第 12 期）等。

94）本文作者倾向于同意叶永烈的观点：因无手稿而引起海外有人猜测是 1972 年 5 月为了批林整风的需要，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但"这封气势磅礴、思想深刻的信，远非康生、张春桥之辈能够写出的。"（《"四人帮"兴亡》中卷，622 页）

95）详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2 期）等。

96）毛泽东 1969 年 4 月 28 日在 9 届 1 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苏修攻击我们"搞"军事官僚专政"，说明他在意外界对军人及党务官僚占据权力顶层的反应。

97）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8 章《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98）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2 章《文革之初的"保持晚节"心态》，内称刘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当场顶起来而使气氛紧张，毛光火之余而在翌日会上拿党章、宪法质问刘、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的记述（下册 1368 － 1375 页），显示分别为 12 月 20 日、28 日之事，关于 27 日会议则不见争论；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 20 年》中无 27 日会，仅道会议期间一次毛在刘讲话时插了话，刘不知毛要作长篇讲话，毛只讲了个开头就被他打断，自然有些窝火。（341 － 342 页）

99）从"文革"起不断的此传闻待核实，与之相关的是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年）的回忆——1966 年春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对《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说：这部小说的印数可不能超过《毛选》，那是要犯大错误的，结果该书仅发行了 2 － 3 千万册。

100）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200 页。

101）据多家网站载《中共"九大"会议毛泽东讲话全记录》统计分类。

102）李光荣、李娜《揭秘：毛泽东的英语水平？》。

103）同注 16 文献。

104）参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随笔》2002 年第 4 期）。

105）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上卷 440 页。

106）详见叶永烈《陈伯达传》等。

107）1974 年 12 月 26 日周恩来与毛最后长谈时提出江青、张春桥曾叛党，毛表示已知道。（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330 页）

108）详见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1966 ～ 1976》（华文出版社，2002 年）下册 413 － 415 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8 章《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109）同注 6 文献。

110）蒋介石训山东籍副官"强辩！"因宁波口音被听成"枪毙"。（《口述历史：蒋介石的台湾往事》，凤凰卫视网 2007 年 5 月 24 日）

111）李光荣、李娜《揭秘：毛泽东的英语水平？》。

112）高亨《水调歌头》，参见注 10。

113）转借毛《七律・长征》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14）薛庆超《1975 年，毛泽东选择邓小平》，《党史博览》2003 年第 12 期。

115）叶永烈《与日本电视台谈江青》（《名人传记》2008 年第 11 期）等。

116）青野、方雷《邓小平在 1976》，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年，上卷 219 页。

117）毛 1976 年 6 月 15 日召见华国锋和“4 人帮”、王海容交待后事时言：“和平交不好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 − 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等）

118）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1966 ～ 1976》，下册 469 页。

119）新华网等 2008 年 1 月 2 日转载《南方都市报》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写时已准备坐牢》（韩福东等）。

（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